

古
書
三
卷
上
向

4514

C40
4514
(174)

040-4514

了翁上座請天感夢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給院庭府中來
為學者不敢計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雪巖語錄卷下

舉

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

上堂向上一關明如杲日絲毫擬議如隔鐵圍是汝
諸人到遮裏如何理論試舉看釋迦老子在靈山會
上拈一枝花瞬青蓮目普視大眾時百萬人天惟迦
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
敢問諸人畢竟喚什麼作正法眼藏既是實相如何
說箇無相底道理微妙法門又從什麼處入遮一枝
花在世尊手裏不會動著付囑箇什麼汝當流通母

令斷絕又教什麼人流通還知麼若也未知更聽仰
山爲汝從頭說破若是正法眼藏敢道釋迦老子自
無半錢分實相無相惟其無相所以實相現前山青
水綠鴉鳴鵲噪夜闇晝明風動雲起處處皆微妙法
門除是離却見聞絕却現行不移跬步全身已在裏
許然後見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若是遮一枝花
世尊未曾拈起已被迦葉與百萬人天和根撼碎了
也更說什麼付囑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自古自
今接響承虛如稻麻竹葦如靈雲見桃花便道三十
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

至如今更不疑香嚴去除糞穢瓦礫擊竹作聲便道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動峭然機
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此二老可謂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又如太原聞畫角
爲山撼門扇黃蘗吐舌龍潭吹滅紙燭臨濟喫三頓
痛棒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到遮裏須是箇漢始得有
麼有麼如無更聽一頌無影枝頭一點春笑他無地
可藏身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上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啐啄同時劍去久矣且道
是什麼人發明如是事試舉看達磨大師自西天竺

國而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答云廓然無聖武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達磨因此折蘆渡江至魏後武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去詔誌公曰莫道陛下合國人追他亦不回達磨與武帝一挨一揆如兩鏡相照間不容髮無端被誌公向明鏡上彩畫虛空翻成瑕翳武帝問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當時教法盛行敎家有真俗二諦之說第一義卽真諦也達磨云廓然無聖且道是爲武帝說答他語畢竟廓然無聖理作麼生

聖帝第一義義何所宗兄弟到遮裏也須是著些子眼腦揣摩始得往往盡道武帝被達磨當面熱瞞殊不知武帝自是箇作家君王到他面前一點子也用不着你看他纔被達磨道箇廓然無聖隨口便問對朕者誰好兄弟遮一句子大親切達磨到遮裏未免露出本來面目道箇不識武帝不契又是放開漫天鐵網了也只如折蘆渡江至魏且道出得梁朝天地也無帝後舉問誌公也要此話大行誌公云陛下識此人否臂肘不向外曲帝云不識達磨元來猶在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宗和聲便好一時屏出帝

云當遣使詔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公云莫道陛下合國人去他亦不回若回堪作什麼此是祖師門下第一箇話頭頌者拈者自古及今不知多少未免盡道武帝蹉過達磨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此是白雲端和尚頌今時兄弟將謂一箭尋常落一鵬是頌廓然無聖更加一箭已相饒是頌不識若如是又是箇識情計較討什麼白雲端和尚也未後却道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也只是尋常世俗之話大凡宗門下語言不說體便說

用不說事便說理却如何只恁麼說若向遮兩句下親見白雲和尚方知道遮兩句一句全體一句全用於二中間事理雙全然後則知白雲與達磨武帝在楊子江心握手却在鳳凰臺上相逢鳳凰臺上握手却在楊子江心相見雪竇和尚頌云聖帝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遮四句一時頌了也爲他才地寬闊又向下面下箇注脚道因茲闍渡江豈免生荆棘遮兩句占了多少田地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要緊是遮一句子若向遮一句下透得一千七百則公案許你

一串穿却且道遮一句落在什麼處遮裏有祖師麼
喚來與老僧洗脚保寧勇和尚頌云煉得通紅打一
錘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
與誰遮四句子却無你下口處亦無你計較處且道
落在達磨分上武帝分上誌公分上須是叅始得山
僧效顰也有一頌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
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霄雲淨鶴飛高

上堂玉樹瓊林寶階銀闕皓若蘆花恍然明月直鉤
垂釣自有金鱗上鉤地平如掌依舊七凹八凸且道
是什麼人有如是照用得如是心髓了如是因緣試

舉看二祖神光於少林初叅達磨時天大雪神光堅
立雪中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可謂是埋沒天地孤負
自己達磨閱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已是和
賊捉敗光悲泣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
若不折蘆渡江幾被梁主毒手磨曰諸佛無上妙道
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
慢心欲繼真乘徒受勞苦神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刃
自斷左臂置于師前是名真法供養達磨知是法器
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亡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
可在因與易名慧可向什麼處著光問曰諸佛法印

可得聞乎但盡凡情別無聖量磨云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將謂自西天帶來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喝一喝甘伏聽人處分磨曰將心來爲汝安光曰内外覓心了不可得一翳在目空花亂墜磨曰我爲汝安心竟賺了古今多少兒孫面壁九年將謂有多少奇特平地無端陷了神光白著隻臂是汝諸人且道立雪齊腰正恁麼時是有心耶無心耶於覓心不可得處與雪深三尺相去幾何遮裏著得一隻眼便見神光大師立地處便知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利刀斷臂如斬太虛覓心不得處山河大地脫爾現前只改舊

時行履處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白雲端和尚頌云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鼻孔在面上是定終不生在額下妙喜頌云覓心不得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立雪齊腰寒凍徹骨妙喜却云嚼碎通紅鐵一團何得句語相返畢竟意作麼生你兄弟家無事也須東咬西嚼自家卜度看忽然蹉口咬著方知道諸佛法印果然不從人得無爲子頌云九年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九年面壁默然而

坐他却道九年面壁太多言只遮太多言三字畢竟如何體解京洛至今三尺雪非獨京洛直得盡大地六月盡是嚴霜汝等諸人還覺寒毛卓豎麼其或未然聽取一頌利刀拈起白如霜可惜無端成自傷消盡少林三尺雪古今天地只尋常

上堂明如日黑似漆取不得捨不得是什麼試舉看五祖大師示衆索偈欲傳衣法堂中上座呈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無使惹塵埃過遮邊著六祖能大師和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是背後叉手北秀南能

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已爲諸人掃蕩了也仰山莫別有長處麼聽取一頌時勤拂拭與掀翻錯莫無端認定盤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上堂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與不及真不掩僞曲不藏直畢竟如何辨的試舉看六祖能大師至法性寺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禍不入慎家之門一僧云風動錯一僧云幡動錯往返未能契理一對無孔鐵鎚祖云還許俗流輒預高論否鼠口應無象牙祖曰仁者心動錯山僧在天目會中聞舉老佛照在室中要舉是風動是幡動遮僧如

何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天目下語是風動是幡動遮僧如何貪觀白浪失却手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揭却腦蓋佛照喜之後到松源會下因舉前話松源乃橫點頭且道是不肯佛照如此舉話耶是不肯天目如此下語耶汝等諸人若於橫點頭處見得祖師識破二僧便見法昌遇和尚頌云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畢竟遮一頌意作麼生只如道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却落在什麼處後面又道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又作麼生如今有一等在情識意路上行底未免道是頌二僧只知是風動是幡動却不知是心動若果如是法昌堪作什麼當知道他古人著著自有出身之路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荆棘生不妨說得太煞明白山僧今日舉也舉了注也注了只是要見祖師與二僧大遠在聽取一頌兩岸桃花紅欲然洞中流出自涓涓仙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上堂依依稀稀彷彿彷彿名不得狀不得三世諸佛

於此沒溺深坑帶累天下老和尚與盡大地衲子總跳不出試舉看南岳讓和尚往曹溪參六祖棄却衣下明珠却向外邊尋逐祖問甚處來曲開方便讓曰嵩山來道途跋涉曰什麼物恁麼來無端無端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大好大好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探竿影草讓曰修證卽不無染汙卽不得添得一重狼籍祖曰卽此不染汙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冬瓜印子然雖如是自古自今撐天拄地戴角擎頭者如稻麻竹葦要且未有一人脫得遮箇印子且道印文在什麼處豈不見汾陽頌道因師顧問自

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汙撥雲見日便心開灼然要承當箇事須是如撥雲見日始得畢竟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莫是說似一物卽不中麼不是遮箇道理又莫是修證卽不無染汙卽不得麼不是這箇道理且道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到遮裏須是親面一見始得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戴角披毛恁麼來鐵圍山岳盡衝開閭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渾牽拽不回若要撥雲見日須是有遮箇氣槩始得其或未然更聽一頌堂堂日用妙無痕纔涉纖毫卽是塵照水銀蟾沉夜魄戀花香蝶醉芳魂

上堂白衣拜相平地登仙是人知有別無秘傳試舉
看馬祖在菴中坐禪死水不藏龍讓禪師往問汝在
此圖箇什麼打草驚蛇祖云圖作佛妄想不少讓乃
取一片磚去磨垂絲千尺祖云磨磚作什麼上勾了
也讓曰磨磚作鏡意在深潭祖云磨磚豈能成鏡已
是照天照地讓云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露
出本來面目祖無對乃云如何卽是把定嚙喉了也
讓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喝一
喝云汝等諸人若能於此一喝下承當得去莫問打
牛打車和讓禪師手內一片磚百雜碎了也直得寒

光炯炯洞徹山河讓禪師又謂祖曰汝學坐禪爲學
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
住法不應取舍若學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未達
其理祖聞師誨如飲醍醐古人根器敏利輕輕一撥
便轉豈似今人遲鈍終年卒歲從生至死只麼昏昏
醉醉憨憨癡癡何時是了何不也向十二時中思量
他古人道打車打牛畢竟意作麼生當知遮一句子
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也須東咬西咬試自咬嚼看忽然等閑咬著方知道
磨磚眞箇成鏡坐禪斷不成佛聽取一頌萬法俱忘

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照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所謂以器傳器如印印空過此以往且道還有恁麼人發明如是事麼試舉看馬祖一日示衆曰汝等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又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二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卽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

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曰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馬簸箕與麼說話可謂傾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說箇心已是強立名字更說此心卽是佛心所謂頭上安頭帶累後代兒孫迷頭認影至今無有了口既知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當知無亦本無無亦不立到遮箇田地方可謂萬象森羅一法之所印見色便見心汝等諸人卽今各各見山見水見明見闇一分曉一一明白自家本心還得親見也無若也未見豈不聞釋迦老子道明還明闇還闇礙還

牆壁通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非汝而誰卽汝
心也心不自心故不可見旣不可見汝但隨時言說
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煩惱無明但有其名
都無實義所以道心生則種種法生於心所生卽名
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不生旣不生當恁麼時喚作
色卽是心卽是佛卽是更討甚麼心覓什麼佛所以
妙喜頌云卽心卽佛莫妄求非佛非心休別討紅爐
燄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且道紅爐燄上雪花
飛正恁麼時是什麼境界還有佛可求心可覓麼更
聽山僧一頌語默俱忘非是非聖凡情盡絕玄微穿

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當機覲面全提豈在拈槌
豎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萬象森羅形端影直有麼
試舉看馬祖與百丈行次相將草裏覷見野鴨子飛
過切忌隨聲逐色馬祖云是什麼千聖莫能名百丈
云野鴨子錯認話頭馬祖云甚處去也明月蘆花兩
岸秋百丈云飛去也夕陽西去水東流馬祖回搦百
丈鼻頭果然落草百丈作忍痛聲遮禽獸馬祖云又
道飛過去誤賺人家男女百丈有省笑殺傍觀馬祖
尋常道凡所見色便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色卽

是心心卽是色色本非色心卽無心無心而心全心卽佛非色而色全色卽心馬祖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去大地山河全體獨露馬祖曲盡老婆心與百丈當陽指出道是什麼百丈云野鴨子蹉過了也馬祖又與隨後一拶道在什麼處百丈云飛過去依舊不知歸馬祖到這裏未免傷鹽傷醋將百丈鼻頭一擡百丈忍痛作聲牽得回來堪作甚麼豎起拂云汝等諸人還見野鴨子麼放下拂如今在什麼處是汝諸人能於此掃破迷雲豁開慧目便見馬祖與百丈敗闕不少非但見得馬祖與百丈敗闕便見山谷

道人見晦堂論此道晦堂云論語中有吾無隱乎爾一句學士試解說看山谷盡平生伎倆千說萬說只是不契晦堂意山谷到遮裏不奈何請益晦堂晦堂云學士久久自會一日相與遊山忽聞桂花香晦堂遂問山谷云什麼香山谷云桂花香晦堂隨後云吾無隱乎爾山谷於此豁然契悟雖然鼻孔未免落在晦堂手裏且道與馬祖擡百丈鼻頭相去多少百丈見處與山谷道人見處是同是別汝等諸人若向遮裏緇素得出許你具叅學眼無垢狀元見妙喜與妙喜論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妙喜曰狀元只知格物不

知物格無垢曰如何是物格妙喜曰唐明皇幸蜀斬
畫像其人在陝西頭落無垢聞如此道轉見茫然因
如廁有省乃有頌子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元來一
貫兩箇五百汝等諸人到遮裏要會格物則易要會
物格則難見得物格也未免被山僧拂子串却鼻孔
拂子且置野鴨子卽今在什麼處聽取一頌那下飛
來水面浮却來遮裏問踪由只因回首不知處一捏
通身冷汗流

上堂語是謊默是誑語默向上事畢竟如何近傍試
舉看百丈再叅馬祖卽日恭惟馬祖豎起拂子尊候

萬福百丈云卽此用離此用強生分別馬祖掛拂子
於舊處依舊孟春猶寒馬祖却問百丈汝以後開兩
片皮將何爲人不可別更有也百丈亦豎起拂子好
兒終不使爺錢祖云卽此用離此用毫髮無差百丈
掛拂子於舊處總離遮裏不得馬祖震威一喝醜舉
止百丈於此大悟直得三日耳聾真箇麼往往盡道
於喝下大悟殊不知阿魏無真水銀無假自古自今
天下老和尚青黃不辨菽麥不分獨有雪竇較些子
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老汾陽頌云偶因無事侍師
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

今傳順朱填墨不是作家真淨文和尚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見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大力量人語默裏轉却妙喜頌云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今信息通烈燄堆中撈得月巍魏獨坐大雄峯說道理則不無要見馬祖百丈大遠在兄弟若欲承當箇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又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眨得眼來劒去久矣百丈當時纔見其豎起拂子便折作兩段尤較些子無端問箇卽此用離此用鼻繩便落在他手裏了也便被橫拈倒拽至於震威一喝却道我

當時大悟直得耳聾三日也大屈哉還識羞恥麼山僧到遮裏路見不平令人剗削只是寡不敵衆未免隨後也與一頌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闍消碑看來何止聾三日直到如今海岳昏

上堂寰中日月量外乾坤舉起也千差萬別放下也不立纖塵試舉看百丈凡叅次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老人不退丈乃問云面前何人老云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

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巖下乞依亡僧例丈令維那白衆食後送亡僧食後丈自領衆至山後巖下挑出死野狐乃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事黃蘗便問古人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丈云近前來蘗近前打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前話問馮山山撼門扇三下汝等諸人能於馮山撼門扇處見得徹去卽知五百生前百丈卽是五百生後野狐五百生後野狐卽是五百生前百丈要會不落

因果麼拍左膝云遮裏是要會不昧因果麼拍右膝云遮裏是其或未然且更爲諸人重下注脚百丈凡叅次常有一老人隨衆聽法冷地看人長短一日衆退老人不退不是好心丈問云面前何人勾賊破家老人云非人也莫是野狐麼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且莫說夢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答云不落因果錯五百生墮野狐身卽今是第幾生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爲甚却作人言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答云不昧因果錯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脫野狐身且信一半住在

山後巖下敢告和尚乞依亡僧津送熟處難忘丈令
維那白衆食後送亡僧齋後丈躬自巖下指出一死
野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事明破卽不堪爇便
問古人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轉轉不錯作箇
什麼大蟲元是虎丈云近前來將謂別有伎倆爇近
前打一掌慣將虎鬚百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焦磚打著連底凍後司馬頭陀舉問瀉山
山撼門扇三下遮野狐精後來法昌遇和尚道雖則
野狐脫去其奈吐下涎沫至今無人打屏法昌與麼
道轉見狼藉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錯不

昧因果爲甚脫野狐錯直饒道得落處分明未出野
狐窠窟在錯法昌當時若見先與拈出雪峯古鏡教
伊轉不得以與拈出紫胡狗子爲伊斷却性命也是
強說道理豈不見後百丈政禪師頌云畫師畫地獄
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還覺頂門重
麼遮箇公案邪解者多錯會者不少如今有一種義
學沙門喚遮箇作差別智涅槃心我且問你逐日風
動塵起夜闇晝明與遮箇是同是別山僧輒隨已見
亦成一頌南山雲起北山雲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望
衆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上堂發越朕兆未形消息提持佛祖未行號令虛空
斫額萬象拱聽且道是什麼時有恁麼事試舉看黃
蘗斷際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
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
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蘗云不道無禪
只是無師遮老漢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
時捏碎撒在諸人懷裏了也若能於此直下承當得
去可謂坐斷報化佛頭不費纖毫氣力儻或當面蹉
過山僧未免矢上加尖爲你重下注脚汝等諸人盡
是噇酒糟漢非但汝等諸人三世佛祖也恁麼恁麼

行脚何處有今日作麼生是今日事還知大唐國裏
無禪師麼已是無風匝匝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麼生錯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擔
板漢汝等諸人能於未開口未動舌以前識得黃蘗
三世佛祖在你脚底脫或未然劒去久矣豈不見雪
竇頌云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宇定龍蛇大唐天
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大小雪竇盡力只道得
箇端居寰海定龍蛇末後未免轉身無路却被風吹
別調大慧老人頌云身上着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
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伊注破了却較些子

仰山效顰也有一頌聲前一句蓋諸方指出乾坤是大唐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擘開大華放出黃河青天白日平地風波逗到伎窮力盡元來所得不多臨濟在黃蘗三年因首座教令上方丈問佛法的大意坑陷人家男女被黃蘗打二十拄杖瞎如是三度被打銀山鐵壁既不契欲辭黃蘗却具些子丈夫氣息首座密啓黃蘗問話後生甚是不凡他日作一株大樹蔭涼天下人在來辭可方便指引著什麼死急臨濟辭黃蘗蘗云不須他處去只往大愚去臨濟到大愚愚問甚處來臨濟

云黃蘗來愚問有何言句濟舉三度問三度被打某甲過在什麼處過犯彌天大愚云黃蘗老婆心切與麼爲你得徹困更問有過無過在爲蛇畫足臨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饑來喫飯困來眠大愚擲住云遮尿床鬼子適來又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是多少嶮臨濟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那邊喫懶來遮裏翻交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上大人丘乙巳臨濟遂返黃蘗依前只是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黃蘗見問云汝又來作什麼濟云只爲老婆心切說着令人滿面羞蘗云

大愚老漢饒舌待他來痛與一頓黃蘗棒教誰喫濟
近前打一掌知恩纔解報恩蘗吟吟而笑云遮風顛
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憐兒不覺醜金翅壁海直取龍
吞臨濟被黃蘗打三頓拄杖盡大地風颭颭地豎乎
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閒不容髮所謂以器傳器
以金博金且道與二祖立雪齊腰末後禮達磨三拜
是同是別若向遮裏定當得出許你會一句中具三
玄一玄中具三要至於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
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甚椀
脫丘後來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

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
道遮一頌落在黃蘗邊臨濟邊汝等諸人於此緇素
得出許你明大法其或未然山僧也有頌東君有令
不虛行三頓烏藤大險生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
色長威寧

上堂海岳震虛空裂萬象奔忙走不徹是什麼時節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喝一喝云汝等諸人向遮裏直
下承當得去大千沙界平沉三世佛祖拱手全聲卽
色全色卽聲全體卽用全用卽體聲是體色是用用
是聲體是色與麼會得便見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

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爲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喝一喝那箇些兒是一喝不作一喝用那箇些兒是探竿影草那箇些兒是踞地師子那箇些兒是金剛王寶劍汝等諸人還辨明得出也無若也辨明不出山僧更爲你從頭注破又喝一喝豈不是金剛王寶劍豈不是踞地師子豈不是探竿影草豈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又喝一喝云恁麼會得總是熱碗鳴聲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

境俱不奪同時不同時俱奪俱不奪則且置汝等諸人畢竟喚什麼作人又喚什麼作境又喚什麼作照又喚什麼作用喝一喝只此是人只此是境只此是照只此是用又喝一喝同時不同時一時奪却了也放汝命通汝氣試道看秦時轆轤鑽大隨和尚頌云一劍定烟塵憑何辭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一喝是君一喝是臣只如賓與主又作麼生辨一劍定烟塵妙喜頌云入門便喝有甚巴鼻帶累兒孫弄粥飯氣山僧也有一頌雨散雲收月正明無端平地鼓雷霆慣曾坐斷乾坤客喚作竅中蚯蚓聲

上堂喫飯著衣事事成現俯仰折旋一見便見是甚麼臨濟大師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一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擲住云道道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大小臨濟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無端話作兩橛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切忌迷頭認影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滿口道著濟下禪床擲住云道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僧擬議且喜直下承當濟與一掌太殺傷慈托開云無位真人

是什麼乾屎橛却較些子臨濟大師在黃蘗喫三頓拄杖末後到高安灘上得大愚點破也只悟得老婆禪自此佯狂詐癡見僧不掌便喝不喝便當胸擲住似遮般殘羹餽飯誰無一椀兩椀又謂之風力所轉又謂之弄粥飯氣仔細看來未爲作者古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遮裏又話箇赤肉團上又說箇無位真人豈不是話作兩橛既是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則六根六塵六識乃至十八界二十五有莫非此無位真人得大自在大達解脫遊戲之場更教什麼人看豈不是迷頭認影帶累遮僧不識好惡出來問道如

何是無位真人性命落在他人手裏了也所以當胸
被人搗住也大屈哉若是當初纔見他道箇赤肉團
便與掀倒禪床末後遮一掌却是臨濟大師自喫始
得鼓山老禪頌云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
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妙喜老人頌
云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捉得老鼠一
棒打破油甕汝等諸人且道那一句是頌他赤肉團
上無位真人試自點檢看山僧也有一頌當機覲面
黑漫漫且待輕輕著眼看剔起眉毛纔擬議便爲聞
見色聲瞞

上堂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面目現在誰是同叅臨濟
將遷化付囑三聖曰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藏三聖云爭敢滅却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三
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山青
水綠夜闇晝明盡是此正法眼藏之光頭頭顯露處
處發輝亘千萬劫不遷不變無壞無雜臨濟却道誰
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莫是顛言倒語麼可
惜三聖當時不能與伊絕却對他道爭敢滅却扶起
臨濟大師醉後添杯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三聖
也好一喝只是遲了三刻致被臨濟太阿倒持盡大

地人至今亡鋒結舌山僧路見不平要爲伊剗削臨
濟將遷化時入地獄有分在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
正法眼藏瞎三聖云怎敢滅却已是掃土了也臨濟
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待問卽答三聖便喝忙作
甚麼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腦後
見腮汝等諸人向遮裏還見得臨濟大師也無若也
見得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若也不見正法眼藏
向遮瞎驢邊滅且道諸訛在什麼處保寧勇和尚頌
云出門把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
把火大家吹滅閭中行且道意作麼生如今有一種

義學沙門往往道路遠夜長休把火是頌誰知吾正
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却莫謗保寧好佛鑑勤和尚
頌云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滿大唐須信茫茫
遠烟浪灼然別有好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莫是瞎
驢滅却正法眼麼不是遮箇道理山僧也有一頌殺
活縱橫得自由懸崖撒手覓冤讐瞎驢滅却正法眼
射斗寒光夜不收

上堂箭鋒相拄機栝相投得人一馬還人一牛更看
靴裏輕輕動指頭大覺和尚興化爲院主一日大覺
問云我聞汝道向南方行一轉拄杖頭不曾撥着箇

會佛法底你憑什麼有此語興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化自法堂過大覺問云我直是疑你昨日兩喝試說來看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師兄折合了也告和尚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大覺云遮瞎漢脫下衲衣待痛與一頓化於言下領旨二大老與麼相見作家則二俱作家落節則二俱落節我在南方行脚一轉拄杖頭不會撥著箇會佛法底且喜天下太平興化拄杖在手正令不行却借三聖一喝未免被大覺盡情擒下只如道瞎漢脫下衲衣待痛與一頓與前兩次打棒相去多少興化於喝下領

旨又悟箇什麼汝等諸人向遮裏點檢得出便見興化大覺一喝一棒直下發明臨濟心髓如果日麗天又豈可以情意識卜度者哉興化道在三聖處學得底被師兄一時折合了也大覺被他一推落在萬仞懸崖之底至今出身不得聽取一頌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南方自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上堂電光莫追石火猶遲構弗及處心不可識智不可知興化和尚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

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汝等諸人能於興化旻德未相見以前著得一隻眼則臨濟四喝四賓主四照用四種料揀不待舉而明矣山僧不怕諸方檢責試爲諸人明辯看興化道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碧油幢下令不虛行旻德禮拜不顧危亡起便喝金剛寶劍化亦喝踞地師子旻德又喝化亦喝兩陣對圍曾無勝敗旻德禮拜深掘陷坑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張弓架箭何故爲他旻德會

一喝不作一喝用收下了也是汝諸人於此還見得興化旻德麼若也不見聽取山僧一頌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上堂量外機格外句凡聖迷魂佛祖网措有來由無本據聲前切忌錯舉興化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值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彈得過遮老兒向大覺棒頭明得臨濟在黃蘗喫棒底意旨一向依模脫整見僧不行棒行喝便是拏空塞空指東劃西欺胡

謾漢只如道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撲下來一點子氣息也無且待我甦醒起來欸欸地向你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在又如謂克賓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克賓曰不入遮保社化曰汝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曰總不恁麼化打曰克賓法戰不勝罰饌飯一堂明日上堂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仍須出院莫卽遮便是紫羅帳裏撒珍珠麼且道與昨日赴箇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彈得過相去多少汝等諸人於此揀辯得出便見興化三百六

十骨節節節相連八萬四千毛孔孔孔皆透其或不然且聽山僧重下注脚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是什麼人化云打中間底棒折了也僧禮拜徧地是刀鎗興化云昨日赴箇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彈得過七佛以前也未有遮箇消息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莫有不干底麼若有出來對衆證據如無更聽一頌阿師昨日赴村齋幾被他人一窖埋暴雨卒風迴避得也成平地露屍骸

上堂機奪機句奪句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棒頭有眼迴出常情語下無私如何分付南院示衆云諸方只

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答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是某甲問處南院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南院打僧不肯後到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南院當時棒折那僧於言下有省後回省覲值南院已遷化乃訪風穴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云是風穴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風穴云汝會也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南院與麼說話非但屈辱諸方抑亦鼓弄他家男女子啐母啄正恁麼時

喚作同時用卽是喚作同時眼卽是遮僧不辯端由未免上他鈎線問道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却被南院老人向咽喉下一捻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遮僧也會道此猶是學人問處南院翻一箇浪頭道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鰕跳不出斗南院便打終是老婆心切僧不肯後到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冷地不甘僧有省八兩元來是半斤後往省覲千里迢迢任去來南院已遷化相見已了乃訪風穴因行不妨掉臂風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面目現在僧云是還識羞

麼風穴問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不但當時風穴云汝會也冬瓜印子若是仰山卽不然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不具啐啄同時眼忽有箇漢出來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眼聽取一頌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上堂人與境空境與人會百尺竿頭一采兩賽有麼試舉看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斯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

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以手左邊拍一拍遮裏是要識老僧麼以手拍右邊云遮裏是雲門云遮裏卽易那裏卽難跛脚師也是醉後添杯汝等諸人能向天地未形生佛旣興識得二大老則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什麼祭鬼神茶飯脫或不然且聽山僧下箇注脚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盡大地要覓纖塵了不可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三世佛祖齊立下風於此不明老僧卽

是闍黎盡大地人仰望不及老僧與闍黎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要識闍黎麼遮裏是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要識老僧麼遮裏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只如道遮裏則易那裏則難又作麼生却須叅始得山僧到此已是口裏膠生未免借古人鼻孔爲諸人別資一路拈拄杖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其不然又聽一頌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無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上堂聲前句格外機無得無失無是無非無孔由來是鐵鎚且道是什麼時節有什麼事試舉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風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風穴老漢與麼道是則得路便行到手便用依舊未出得語默離微在若是仰山卽不然忽有人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也只向他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若也點檢得出開口不在舌上其或未然豈不見妙喜頌云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舉足便登船十成祕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雖然妙不可

傳更聽山僧爲諸人下箇注脚僧問語默涉離微如
何通不犯錯答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
香普汝等諸人能於遮兩句下承當得去一大藏教
與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不消咳嗽一聲一筆勾下
更若不然聽取一頌脫然語默去離微覲面持來付
與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上堂巖嶮中平實平實處誦訛覲面承當得去元來
用處不多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
畔汝水東流汝等諸人能於未開口以前見得遮老
漢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一筆勾下

便見慈明道宜陽秀水南岳石橋楊岐道筠陽九岫
萍實楊岐一印印定如印印泥如印印水如印印空
毫髮不移以至僧問如何是佛新婦騎驢阿翁牽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風吹日炙學人乍到寶山空手回
時如何家家門前火把子謂之家貧難辦素食事忙
弗及艸書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僧問雲門如何
是佛乾屎橛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麻三斤且道相去
多少還縑素得出麼須知道千句萬句只是一句百
千萬億句終無第二句還信得及麼更聽一頌暑往

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親曾到地頭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旣不是聲畢竟是箇什麼若也已知不在忉怛其或不然試聽舉看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汾陽答云青絹扇子足風涼敢問諸人且道與趙州柏樹子話相去多少若能於此棟辨得出便見二大老一等垂慈不覺舌頭拖地若也明辨不出青絹扇子足風涼不妨拈來頓在面前東咬西咬東嚙西嚙忽然於沒滋沒味處蹉口咬著便見盡大地風颭颭地便知十智同真真同十

智以至臨濟四料揀四賓主四照用三玄三要總不離遮一著子便可轉天關回地軸申出三頭六臂著光明衣說報身佛著清淨衣說法身佛且道千百億化身著什麼衣苟或不然且聽一頌當陽拈起足清風似月團團樣不同臘月也知無用處暑天消得打蚊蟲

上堂上無敵下無比擬議思量劒去久矣見得親用得到信手拈來又却恰好僧問慈明如何是佛水出高原只遮一句一大藏教說不到十大論師翻不出六代祖師提不起天下老和尚嚼不碎是汝諸人還

知落處麼眼裏耳裏鼻裏聞底見底說底一時拈却
莫有道得底麼若也道得三世諸佛只是西天老比
丘六代祖師在你鼻尖上天下老和尚喚來洗脚豈
不見瀉山秀和尚頌云衝斷雲根瀉出來冷冷千古
下崔嵬未知的的朝宗意更聽春深動地雷是汝諸
人還明得的朝宗之意也無莫是衝斷雲根瀉出
來冷冷千古下崔嵬麼或若未然更聽春深動地雷
山僧到遮裏已是口啞舌頽謾借古詩一首爲諸人
頌出穿雲迸石不辭勞大底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
畱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上堂步行騎水牛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一理足萬事周一塵起大地收機先別有活路
開口不在舌頭復有什麼人同明如是事試舉看僧
問楊岐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仰山道日
午打三更要見仰山卽易要見楊岐卽難要見楊岐
卽易要會三脚驢子弄蹄行卽難會得三脚驢子弄
蹄行更有步行騎水牛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在是汝諸人且道與三脚驢子弄蹄行相
去多少還辨明得出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老杜風
前得句時等閒開口便成詩就中一着没巴鼻却把

一 概 述

馬驢兒當馬騎

上堂動卽影現覺卽氷生見聞俱盡視聽如盲有麼
試舉看青原思和尚問六祖作何所務卽不落階級
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祖云汝曾作什麼來倒借一問
原云聖諦亦不爲誰與麼道祖云落何階級慣得其
便原云聖諦尙不爲落何階級特地一場愁祖云如
是如是善自護持伎倆已盡生佛未具世界未立以
前田地細入鄰虛大包無外間不容髮只貴直下承
當領箇現成受用只箇領字已是多了也莫教動著
纖塵便見堆山積岳所以古人道至道無難惟嫌揀

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是汝諸人還得明白也未脫
或不然聽取一頌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
波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

上堂本無位次不涉安排泯然自盡一種平懷黑山下鬼蜮裏則且置見聞外聲色先試舉看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問云子作箇什麼答云一物也不爲石頭云與麼作閒坐也藥云閒坐卽爲也石頭云子道不爲又不爲箇什麼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作偈讚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聖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藥山父子可謂針芥相

投不閒毫髮又如兩鏡相照不留影跡是則固是未免喪我兒孫當時見他道一物也不爲便與劈脊痛棒今日門風未到如此與麼則閒坐也又却不妨軟頑閑坐卽爲也擡脚不起子道不爲又不爲箇什麼泥裏洗土于聖亦不識元來只在遮裏只如藥山道一物也不爲且道在什麼處安身立命石頭道與麼則閑坐也且道還有計較處也無若向遮裏檢點得出許你於佛法有箇入處若也檢點不出豈不見五祖演和尚頌云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大小五祖只在背後叉手仰山卽不

然試頌平常閑坐與閑行嶺上無心雲片生照鏡俱亡人不立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依稀稀彷彿彷彿瞞瞞肝肝湍湍湍湍取不得捨不得名不得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試舉看洞山請泰首座喫果子次問云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黑律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人掇退果卓五祖戒別泰首座云明朝更獻楚王看大瀉詰云汝等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

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雲蓋本云雖則洞山有打破虛空底鉗鎚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云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只如諸大老激揚且道自己有什麼干涉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律漆是什麼物既是常在動用中爲什麼動用中收不得洞山問泰首座道過在什麼處意作麼生泰首座道過在動用中被洞山撥退果卓泰首座得果子喫不得果子喫五祖道明朝更獻楚王看且道與過在動用中相去多少大瀉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且道落在什麼處若也

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自是大瀉作遮見解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雲蓋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杜撰不少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云請首座喫果子不勞拈出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特地一場愁五祖大瀉雲蓋三人與麼說話要見洞山大遠在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爲諸人別行一路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律漆拈拄杖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卓一下當時若下得遮一著縱使盡大地是一枚果子也須

粉碎更聽一頌樹頭金果鐵團欒千聖猶難著眼看
莫謂臨機曾撥退當陽托出已和盤

上堂虛而靈空而妙冷而看默而照亭亭雪沒青松
杳杳雲藏白鳥正恁麼時還有相見分也無試舉看
曹山因鏡清問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曹山
答云理卽如是事作麼生鏡清云如理如事曹山云
瞞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鏡清云若無諸聖
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曹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後
來大滙喆云是則曹山善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
無瑕雖然不經敏手終成廢器仰山道曹山與鏡清

與麼挨拶與麼敲唱固在天地未判佛祖未彰以前
著到且道與老洞山五位君臣還有親炙分也無山
僧今日不顧諸方笑怪試爲點檢看清虛之理畢竟
無身莫是正位麼曹山云理卽如是事作麼生莫是
偏位麼鏡清云如理如事喚作正中偏卽是偏中正
卽是曹山云瞞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鏡清
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曹山云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若是偏正兩忘處且喜鏡清曹山俱踏不
著所謂兼中到不涉有無誰敢和人人盡謂出常情
折合還歸炭裏坐殊不知正是見添漏情添漏語添

漏好喫三十拄杖大小大爲道曹山是則善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雖然不經敏手終成廢器還會夢見二大老麼仰山如此說話莫別有長處麼聽取一頌洪蒙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

上堂肘後靈符聲前眼活有收有放全生全殺白象崑崙騎黑狗爛銀蹄畢竟作麼生辨九峯普滿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閩中來九峯云遠涉不易僧云也不難動步便到九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九峯云爭得到遮裏僧無語九峯云悞殺一船人拈棒劈

脊趁下九峯老漢雖是洞山真子却有臨濟作略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閩中來九峯云遠涉不易豈不是道出平常僧云也不難動步便到相隨來也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易分雪裏粉僧云有難辨墨中煤峯云爭得到遮裏回途不復妙僧無語覲面沒相呈峯云悞殺一船人拈拄杖劈脊趁出靈山授記也不到如此汝等諸人要識九峯麼他當初與曹山本寂章禪師雲居弘覺膺禪師同叅老洞山取重一時然曹山當時其道盛行不下洞山故稱爲曹洞一宗觀其密受寶鏡三昧五位君臣三種滲漏之旨當續洞下

正傳返無其傳者何也纔有密傳則成死句所以道
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活句下
薦得可與佛祖爲師正如臨濟大師與克符道者發
明四種料揀三玄三要四賓四主亦不得其傳得其
傳乃興化於大覺棒頭悟得先師在黃蘗喫棒要旨
將知道體履箇事須是各各自證自悟始得斷非口
耳可以傳受文字語言可以啗瓠是汝諸人聞與麼
道莫有爲古人作主的麼出來對衆道看如無聽取
一頌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
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申

上堂石女高歌木人和妙用縱橫無不可三更初夜
月明前開口幾人曾蹉過試舉看同安丕和尚僧問
如何是和尙家風答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
下紫宸又問忽遇客來將何抵待答云金果早朝猿
摘去玉花午後鳳銜來同安老漢與麼答話是則隨
家豐儉只是未免太尊貴生亦未免墮在尊貴中是
汝諸人還知遮老漢落處也無只如道金雞抱子歸
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與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午
後鳳銜來正耶偏耶正中來耶偏中至耶兼中到耶
若也向這裏辨明得出四句只是一句五位只是一

位若也辨明不出你日日從朝至暮行住坐卧折旋
俯仰著衣喫飯展鉢開單與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
懷胎下紫宸之句還有親疎也無還有優劣也無山
僧今日開遮兩片皮已是悞賺後昆等是不怕傍觀
試與一頌白玉堦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
來與兼中到昨夜雲深月正明

上堂雲藏無縫襖花綻不萌枝銅壺漏靜玉戶春熙
敢問時人知不知試舉看同安志禪師僧問凡有言
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答云目前不現句
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迥然不換標的卽乖兄

弟還知同安老漢落處麼只如道目前不現句後不
迷是什麼消息又如道迥然不換標的卽乖又作麼
生山僧到此不免描畫太虛試說一偈天黑雲深飛
暮鴉鷺鷺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
會卽差

上堂內紹外紹有偏有正失曉老婆逢古鏡正與麼
時是什麼消息試舉看梁山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答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太尊貴生汝
等諸人還知梁山落處麼開口不在舌頭上若作龍
生龍子鳳生鳳兒會也不得不作龍生龍子鳳生鳳

兒會也不得聽取一頌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若作龍生龍子會目前一路已千差

上堂聲色無依見聞不立渡水問魚踪過山尋蟻跡畢竟是什麼消息試舉看太陽明安問僧甚處來僧云洪山來明云先師在麼僧云在明云在則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咏明云猶是侍者僧無對明云喫茶去挹流尋源披砂揀金則不無大陽明安老漢其奈對面不相識問僧甚處來洪山來相見了也無端道箇先師在麼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可惜不與當面一喝僧云咏帶水拖泥不少明云猶是侍者家

無小使不成君子僧無對明云喫茶去遮裏見得大陽明安老人和遮僧一狀領過其或未然明安每常示衆云諸禪德須會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縱也周徧十方橫也一時坐却正與麼時莫有通得箇消息的麼若也通得箇消息大衆證明若通不得明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答云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答云古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答云手指空時天地靜回途石馬出紗

籠又問如何是師子。頤申答云：終無回顧，意爭肯墮。平常如何是獅子。返擲答云：周旋往返，全歸主繁興。大用體無私，如何是獅子。踞地答云：迴絕去來踪。古今無變異，又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遣，廓然天地空。大小陽盡力，道只道得箇廓然。天地空且道是平常無生句，是妙玄無私句，是體明無盡句。汝等諸人，若向遮裏明辨得出，師子頤申師子返擲獅子踞地杳絕踪，由便會得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古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鳳不來，手指空時，天地靜，回途石馬出，紗籠至於正中，偏偏中正正。

中來兼中到，總不離遮箇時節。且道是什麼時節。問僧：甚處來。答云：洪山來。先師在麼。在在則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呌。至於喫茶去。試聽一頌動絃別曲。古今稀覲面相呈，第二機。祖父不曾離正位，一簾化日自遲遲。

上堂。動卽影現，拂卽成痕。聽其自在，萬法無根。試舉看華嚴青禪師示衆云：鸞鳳冲霄，不留影跡。靈羊掛角，那覓踪由。與麼說話，美則美矣，善則未善。鸞鳳冲霄，此其跡也。靈羊掛角，此其踪也。且道與未冲霄未掛角以前，相去多少。明眼漢，緇素得出不必論。正中。

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五位只是一位一位中藏五位還信得及麼更聽一頌玄路絕時分鳥道見聞浪處涉功勳何如只麼閑閑地月浸氷壺夜不痕

上堂形名未立朕兆未分全無巴鼻徹底渾崙且道什麼時節有與麼提掇試舉看僧問芙蓉和尚如何是無縫塔答云白雲籠岳頂終不露崔嵬且道是明一色邊事耶是同中異異中同耶是兼中到偏中至正中來耶若也明辨得出無縫塔只在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照耀塵沙刹海直得地搖六震天雨四花

還信得及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上堂行也是坐也是俯仰折旋無是不是然雖如是一翳在目空花亂墜正恁麼時莫有同啐同啄同得同失者麼試舉看大瀉祐禪師初叅百丈值夜侍立次百丈問云看爐內有火也無瀉看了來報曰無丈躬起至爐深撥得一星火挾起曰汝道無遮箇甞瀉忽然契悟丈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汝今方省已物不從他得冬瓜印子

百丈當初叅馬祖侍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問曰
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甚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
也祖回首將百丈鼻頭一搗丈乃作引痛聲祖曰又
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得非源旣爾而流亦然然亦
熟處難忘未免累他爲山坐在聲色堆裏轉身不得
當時若解對他拈出再叅馬祖底則後代兒孫未致
寂寥山僧不怕攪行奪市謾與下箇注脚值夜侍立
幸自可憐生汝看爐中有火也無異端無端爲云無
火不知燎却眉毛了也百丈躬起深撥得一星示云
聾邪法難扶爲山有省入地獄如箭更聽一頌道箇

爐中無火時一團冷燄正騰輝深深撥出一星子未
免翻成節外枝

上堂寸長尺短三平二滿覲面相呈語言道斷有麼
試舉看爲山因劉鐵磨到山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
來日臺山大會有齋和尚還去麼爲山放身作卧勢
磨便出遮兩箇老子是則傾蓋相逢握鞭回首還免
得傍觀笑怪也無點檢將來縱使八角磨盤空裏走
還出得遮縵天網子麼後來雪竇和尚頌云曾騎鐵
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
誰共御街行明眼衲僧試商略看且道落在爲山分

上劉鐵磨分上若是英俊道流未舉先知山僧今日
爲諸人效顰亦資一語岸艸青青得自由等閑牽著
便昂頭通身露地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上堂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鉤頭識取莫認定盤有麼
試舉看瀉山與仰山摘茶次瀉山云終日只聞子聲
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瀉山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
體仰山云和尚作麼生瀉山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
其體不得其用瀉山云放子三十棒父慈子孝大有
可觀瀉山與仰山雖則以鏡照鏡似金博金未免通
身泥水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道甚麼仰山撼茶

樹倚艸附木瀉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別有那仰
山云和尚作麼生瀉乃良久死水不藏龍仰山云和
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相隨來也瀉云放子三十棒
棒教誰喫更聽一頌何須特地弄精魂摘葉尋枝我
不能固是話頭成兩橛不妨同翫雨前春

上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離位沈于醉鄉雖然
如是出格道得一句何如只麼平常有麼試舉看仰
山問瀉山如何是西來意瀉云大好燈籠仰云莫只
遮箇便是麼瀉云只遮箇是什麼仰云大好燈籠瀉
云果然不識瀉山父子絲來線去作家則始終作家

逐色隨聲敗闕則彼此敗闕若是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其奈細如毫末滿口水霜汝等諸人便向遮裏見得爲仰父子識得爲仰宗旨以拂打一圓相云總跳遮箇不出還識麼豎拂云還見麼其或未然更與從頭點破如何是西來意劄大好燈籠露莫只遮箇便是麼賣俏放憨只遮箇是什麼放憨賣俏大好燈籠相隨來也果然不識埋没人不少且道埋沒什麼人試聽一頌覲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上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明闇情忘事理平等撒開

漫天鐵網且道還有透漏也無試舉看爲山一日在方丈坐靜處乾坤大闕中日月長見仰山從外入來乃轉面向裏風悄悄地仰山云慧寂是和尙弟子不用形跡見什麼爲山作起勢可惜無主人公仰山便出看脚下爲山名云寂子仰山回首聽事不真爲山云聽老僧說箇夢切忌寐語仰山作聽勢沒伎倆爲山云汝爲原看有什麼難仰山取手巾一盆水來我道只與麼爲山洗面了坐猶未醒在香巖自外入來更添一分爲山云適閒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猶自寐語在香巖云智閑在下了了得知真箇那

瀉山云子試道看香巖點一杯茶來同坑無異土瀉山乃歎云二子神通過如鶯子有縱有奪有殺有活瀉山父子是則是法喜禪悅一時遊戲其奈千古之下有人檢點佛鑑勤和尚道夢中說夢深許瀉山妙用神通還他二子擎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過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能藏佛眼覩不見汝等諸人還檢點得出麼其或未然却聽下箇注脚夢中說夢深許瀉山妙用神通還他二子是肯是不肯擎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是褒是貶若向衲僧門下

過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能藏佛眼覩不見若也揀辨得出非特看破瀉山仰山而亦便見佛鑑老人無端敗闕聽取一頌一盃晴雪早茶香午睡方醒春晝長揆著通身俱是眼半牕疎影轉斜陽

法語

示平川履侍者

從上來事如擊石火閃電光那容眨眼又如大圓寶鏡纔墮纖塵便成瑕翳苟不能於明闇未逗形名未立以前掃踪滅影要透向上關太遠在

目前有所爲有所奪目前無見爲無所礙只遮有無
二字盡天下老和尚與從上佛祖要且盡力透不過
既透不過畢竟十二時中合作麼生
昏沉不好散亂猶乖識得起處滅處和座盤一時翻
轉元來饑卽喫飯困卽打眠若曰一條白練去古廟
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三十烏藤未有喫分在
趙州突出庭前老柏雲門颺下一橛乾屎洞山折稱
稱麻暴露釋迦老漢合與拔舌犁耕然雖如是且道
與入門棒劈面喝相去多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
猶有傲霜枝

語默動靜俯仰折旋要須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纔
有絲毫繫絆便是脚下紅線不斷借使隔江招手橫
趨望見刹竿回去已是跳他圈子不出又況握節當
胸嚙他野狐涎唾者哉

當今名字叅學如稻麻竹葦求一人半人向萬仞崖
頭獨立如地底尋天雖然如是俊底與鈍底各自根
器不同與夫三搭不回何似一撥便轉

我宗無話句亦無一法與人古人與麼說話可謂唇
不覆齒南閩浮提一般天地一般日月那一箇兩脚
不在肚下無端平地強生節目疑誤人家男女過亦

撰述

雪齋詩集卷一

甚矣

山青水綠雨過雲行盡是顯發自己秘密寶藏時節
若欲認箇見聞知覺又是特地當頭蹉過到手便用
信脚便行纔涉遲回則成刺法且道離却見聞覺知
如何受用剗

平田內淺艸裏撞著一箇半箇便好踏在艸鞋跟底
莫教被伊露出爪牙便見喪身失命臨濟被黃蘗三
頓痛棒雲門被睦州一拶脚折便是樣子苟或不然
安得兒孫徧地

道無南北弘之在人事無難易斷之在我是與不是
一刀兩段便是鐵壁銀山也須粉碎八穴七穿可謂
自由外此以往吾不知所謂本色道流也

規上人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九十六種妙相
已是覲面相呈了也要須向未舉以前見得方始眼
眼相照若曰死在句下劒去久矣

只遮一箇無字便是斷命根的刀子開差別的鑰匙
若謂果有與麼事又是節外生枝翻成露布要得親
切只消道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

趙州古佛眼允爍破天下觀其道箇無字瞎却了也

今時師僧須是會得開口不在舌頭上方許伊識得
遮般病痛自其兩脚梢空未免扶籬摸壁

趙州露刃劒寒光生餓餒被白雲老漢覷破心肝五
臟冷眼看來大似隔壁猜謎只如道箇更擬問如何
分身作兩段未免傷鋒犯手

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到遮裏畢竟
是箇甚麼英靈漢自合一撥便轉若是三搭不回一
任你自去冷地東無西無

淨和尚道只箇無字鐵掃帚掃不得處揀命掃忽然
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盡豁通是則固是只是未免

誤賺後昆瞎將來眼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山僧每每愛向兄弟道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
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取蓋爲你被昏散二風
所吹未免且作死馬醫須是揀得性命一往直前方
見趙州本來面目且道與自己相去多少

只遮無字古人謂繫驢橛子要爾十二時中置之一
處無事不辨忽若見盡情忘和座盤一時翻却趙州
老漢在爾脚底

一大藏教與一千七百段陳爛葛藤向一箇無字下
透得如刀劈竹迎刃而解若曰逐旋扭捏逐旋合會

便有箇是便有箇非有處透得有處透不得要使用如皓月廓若太虛三生六十劫

縱使你得箇無字分曉趙州又對遮僧道有畢竟作麼生自古自今十箇有五雙未免平地喫交雪巖莫別有箇道處麼

演上人

道本一貫用該萬殊去畱無跡如走盤之珠達夫是者方知從上一千七百野狐涎涕只是一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却須一咬百雜碎始得

忽若崖崩石裂謂之客塵颯歇急須轉身只守生未

免提起便有放下便無十二時中依舊截作兩橛生死與寤寐不能歸一要透遮重關子須是和座翻却往往多是將古人直截太殺老婆心切處曲作奇特玄妙差別商量認羊屎作鹹豉非但自己不知香臭又却度與他人含吐我幸是箇喫粥飯漢莫被此等穢汚

撥草瞻風貴要頂門具眼若只橫在兩點眉毛之下未免爲世情所轉非獨入他作家爐鞴上他鉗鎚受他枯淡不得動則青黃豆麥不分所謂打頭不遇翻成骨董可不慎諸

示志月上人

佛祖是妄禪道是誑叅是馳求坐是執縛迷是不知
悟是幻覺莫不皆由一念清淨法身佛照了諸相昏
是根散是塵昏卽體散卽用當昏無散當散無昏昏
散二岐不相爲礙亦不相雜如百千鏡燈只是一燈
百千水月只是一月華亭志月上座無端水中捉月
一帆二千里直透集雲逗到龍淵亭畔水底觀天方
知不是眞月如今豎起生鐵脊梁直要打教透徹忽
被昏散二魔晝夜交相擾擾脫離無由雪巖向道但
只百尺竿頭倒退更倒退定是摸著當空明月

演上人歸江陵出無準癡絕語

無準先師癡絕和尚明訓昭昭實天下衲子古今師
法雖然世尊不出世老胡不西來鷲嶺未嘗拈花少
林未嘗面壁迦葉未嘗破顏神光未嘗立雪若曰千
燈續燄五葉聯芳正是接響乘虛狂狗趁塊更曰我
坐地待你究取立地待你攝取豈不是起模畫樣徒
自疲勞德山臨濟一人行棒一人行喝總是尿床鬼
子四時運之雷霆震之風雨潤之變萬化於其間而
物物各適其宜此特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也本自
非遠近何有之見之一字亦是眼中著屑演上人生

緣西蜀古宿所鍾之地出非凡材一夏相聚凜凜然如傲霜青松令人可敬袖紙併二語見示炷香伏讀如在侍傍復進曰茲欲往江陵訪道舊丐一語爲塗中受用涼風蕭蕭黃葉飄飄去路遙遙外此無他祝示清妙上人

佛祖無上妙道忘是非無得失離學解絕功勲但有脩有證有覺有觸有見有知總是濁垢過患邊事忽爾天崩地陷豁開萬劫迷雲親見本來面目也只是暫時岐路喚作敲門瓦子不是家珍縱使孤迴迴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正是貼肉汗衫急須脫下若不

脫下十二時中未免被伊籠罩著不得自由寤寐不得一如明闇依前有間直饒向佛祖未名朕兆未分世界未立以前豁却頂門正眼亦未有少分相應在當知佛法如四大海水轉入轉深若只在岸邊揷脚那裏更在那裏清妙禪人棄官爲僧自閩浙至集雲多扣尊宿一日忽到方丈吐露因由老僧未免只在鼻孔裏冷笑仰山門下無禪無道無佛無祖只是一味清水白米苦菜麤羹若要親見雪巖更買三千緇艸鞋行脚猶隔須彌山在

示資聖成長老

隔江招手橫趨望見剎竿回去已是埋沒已靈更說
燒却禪板踢倒淨瓶蝦跳何嘗出斗若是生知風骨
逸格道流日月之明未足踰其智雷電之疾未足擬
其機直下如大風輪如火聚三世佛退身有分六
代祖近傍無由得皮得隨傳法傳衣總是鉢孟安柄
示貴上人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只遮無字是三玄三要之戈甲
四賓四主之喉衿只貴當人拈著便行構得便去絲
毫擬議平地鐵圍自非揀得性命不顧生死一往直
前安有打破牢關時節太原聞畫角靈雲見桃花便

與無字不遠若曰只麼翫水觀山游州獵縣要見老
趙州本地風光三生六十劫貴兄道友九夏相從一
辭不妄開得一片畚下得一籬粟於三寸蒲團之上
收其功矣敢問趙州一箇無字畢竟教放在什麼處
試道看

賢藏主

賢藏主已已之夏末爲余掌東輪於集雲峯下一年
四壁如無也信乎本色抱道深牧之士犁杷空人牛
忘又安知有所謂苗稼之可侵者也是雖五千四十
八卷卽斷貫索無影鞭亦置之於無用之地矣退欄

以來又經三載動靜之間終始如一壬申仲秋忽袖
紙乞語爲別且欲循環禮祖以酬素志予曰未出門
時行盡天下何祖之不禮也賢卽抽坐具一撼觸禮
三拜而出余故不復贅之時窓雨戰芭蕉天風撼庭
竹泚筆於卍字堂之西軒

潤侍者游嶽

入門便棒跨門便喝德山與臨濟大師已是夾糠炊
米帶土鎔金若論闕齒胡未離西天風月太遠在自
餘吹起布毛索犀牛扇豈不誤賺後昆瞎將來眼所
以仰山遮裏不敢妄動一絲毫子只貴當人直下不

離本際立地成佛庶亦不辜汝在老僧面前叉手合
掌送客迎賓而亦翫水游山左之右之如珠在盤不
撥自轉忽若有箇不近人情漢拈起拄杖道你有拄
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又作麼生瀟湘江
底月南嶽嶺頭雲

初知客入浙

太初未判朕兆未分以前豁開正眼三世佛祖齊立
下風便可回天關轉地軸辨龍蛇擒虎兇客來須看
賊來須打至於不近人情處勦斷從上佛祖命根與
大地衆生爲冤爲對山青水綠雀噪鴉鳴顯揚自己

家風斬新別行條令豈不是大丈夫事業者哉肇翁
紹初知客以三座入賓司勘驗方來怪用醍醐毒藥
四載游從始終只如一日涼飈襲衣忽起凌霄之興
集雲峯雖欲畱之拄杖子已在門外前途撞著惡抵
家切忌探水

一侍者下浙

向上機末後句奔流度刃疾餓過風貶得眼來已是
千里萬里沒交涉縱使懷域中日月負量外乾坤亦
未可幾其萬一臨濟燒黃蘗禪板洛浦淹殺誰家鸞
中祖禪不了殃及後人德一侍者相從數載大有可

憎臨別需語恰值拄杖不在覲面一拳且待歸來分
付

覺源藏主

覺源浩渺性海無邊自非如長鯨巨鯢一吸到底露
出珊瑚枝枝撐著月在在處處盡是照乘明珠直得
大地衆生潑天富貴然後會百川細流復歸溟渤發
爲波濤散爲雨露運載舟楫發生萬物可得擬議於
其間哉若曰持杯以酌執竿以探非徒不知其量深
與淺特亦未免望洋而返至於窮死生昧今古莫知
其涯涘矣

義濟上人

學道別無方便只貴心堅石穿若是打頭不遇作家未免翻成憫董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箇無字便是割牢關斷生死破疑團的利刃却須將一箇無字放在額角上如一座須彌山向萬仞崖前獨足而立莫教失脚和自家性命一時粉碎便見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三世佛歷代祖呼來喝去盡皆在我若是今日三明日四東邊尋西邊覓被箇靜與鬧昏與散截作兩段忽覺時覺輕安轉身又却不爾只爲下手不力似信不信流入半青半黃落索

羣隊中去也義濟上人山中度夏逢秋問歸屹屹然于衆宛有百丈之作恰與老黃梅同鄉前途忽有人問梅黃也未不得蹉口祇對鈍置老僧臨風聽得定與三十拄杖

德勝上人

德勝上人東林上足老雪翁之孫也天姿粹美淡靜而端嚴寬和而軒豁與蒲團爲讐敵朝暮未嘗放捨更能握起吹毛劒佛來也斬祖來也斬則昏沉散亂自然倒退三千里忽地兩手俱空直得森羅萬象徹底平沈便是到家時節若問如何是吹毛劒珊瑚枝

枝撐著月

正勤上人

所守者正所學者勤惟勤與正乃入道之捷徑正勤上人能力守之力學之吾當與汝保任樓出趙州心髓將一箇無字颺在萬仞無涯深坑之下却與從上佛祖把手同行不爲差事

月上人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此喻一心生萬法萬法生一心此卽夢幻空華半似而半空者也忽若浮雲蔽空水底清光何在遮裏豁開正眼月未嘗

無光未嘗沒明與暗一如死與生無間若夫靈山話曹溪指馬祖翫總是影子邊事志月上人堅志慕道當於天地未判父母未生以前識取真月然後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百千佛祖盡是弄光影漢縛作一束浸在萬丈寒潭之底不爲分外

德溥上人

溥修其德溥學其道入之道德身之黼藻道照今古秋月輝輝德藹乾坤春風浩浩精學與精脩未宜輕放倒九夏不出門亦不踏橫艸忽然拶透趙州狗子佛性無珊瑚枝頭紅日杲杲

繼逮上人

佛祖之道廓若太虛浩若大海豈造次凡流之可語哉又豈尺寸之可度麻葦之可測哉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發大勇猛於一念未生一漚未發一踏到底然後向佛祖頭上坐頭上臥則方有少分相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箇無字量納太虛深過大海乃從上百千佛祖命脉大地衆生眼目豈可以驢鳴犬吠有情無情見及有思惟心之可測度哉繼逮上人篤志此道究明狗子佛性無話甚切如到方丈請益遭痛棒打出者屢矣一日復來呈

偈求語爲警策故直書此以示若認著一箇元字脚便是雜毒人心孤負趙州不少

慈秀上人

古人三十年履踐箇事尙道我正開在如今未曾拈起蒲團便要一鍬掘井豈不天地遼邈者哉昏沉散亂自曠大劫相隨相逐直至今日不有劈太華之刀吸滄溟之量掛鐵面具握金剛劒要宇宙廓清難矣雖然白飯元來是米做俯仰折旋著衣喫飯如壯士屈申不借他力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喜一念相應如向外馳求弗自投吳楚豈

不重爲歎息

智俊上人

大根大智俊爽之士當出古今羅網掀翻生死窠臼不滯有無名相不分明闇路岐展拓乾坤於毛髮之上呵叱風雷於警欵之頃百千佛祖窺覷無門大地衆生仰望不及時節到來則頂天立地播揚大教扶持末法以壽無上法王慧命豈不慶快平生也歟否則未免唐喪光陰虛消信施只是一箇下板頭喫死飯漢聞三下板坐禪一似生冤家一味抽了被寮舍中打睡名字行脚烏足語哉

宗然上人

儒釋無二道聖凡無二心但得其心道則盡矣在彼在此曾何間焉宗然上人棄六經而收六賊單提金剛寶劍斷盡煩惱根塵一日畱紙於雪巖之下欲請語爲終身道伴古謂獨行無伴侶語則剩矣但只要不離此不著彼翻身一擲驚過太虛黃面漢與老仲尼目卽在上座脚底

宗胃上人

趙州道一箇無字如擊塗毒鼓聞者皆喪苟不具頂門正眼切忌動著動著卽瞎透得一箇無字千句萬

句只是一字只遮一字從來不曾著畫也是病見空
花趙州露刃劒寒光霜燄燄向遮提持得去百千佛
祖命根一時兩斷苟或柄橛之眞已是自傷已命

九河辯藏主

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去離言語不立文字之至要
也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正是巧
盡拙出後來五祖演和尚頌云趙州露刃劒寒霜光
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朴散淳離轉而訛之
化爲糟粕矣吁惜哉

九爲君數十爲成數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未畫總未

有遮箇消息老趙州著脚於天地未形佛祖未興以
前淨如明鏡轉若圓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
他道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他道有正如
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勦虛妄之賊絕散亂之媒苟不力提利刃吾未見其
然也只遮無字便是直入百萬軍中斬顏良的橛柄
是須先揀得自家性命然後有必取必勝之功苟或
漸疑漸慮後半前非獨手中器械被人奪却要見
六戶風清一塵不擾未得在

頂門正眼肘後靈符鑑地輝天摧邪顯正至靈至驗

換述

雪庵詩集卷一

至妙至圓無出一箇無字向未舉以前一提提得萬別千差同歸一揆如一月印千江月無分照之心水無受月之意千江同一月一月共千江其如情見未忘一任水中撈月

如來祕密寶藏佛祖向上牢關透得一箇無字百匝千重一時了畢譬如一燈洞耀百千明鏡交輝却須當軒撲滅明闇俱忘道有道無臨機在我我相亦空萬象森羅同成正覺到與麼時方見古人道盡大地是沙門

隻眼

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無明業識煩惱般若真如解脫盡底一傾傾出將謂是一顆照夜明珠誰知却是換眼睛烏豆除非一掇粉碎未易隔壁傳量

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五千四十八張故紙一千七百段葛藤會得一箇無字如金翅王一拍四大海水連底俱空纔涉思量擬議便被情識意路絆在荊棘林中要得脫體無依乾坤獨露三生六十劫

佛病祖病色身法身寒病熱病大黃巴豆醫不得底
病單單提一箇無字向未開口以前一嚙嚙下便是
一粒換骨靈丹瀉下通身雜毒百千毛竅俱開五蘊
六塵廓若太虛淨如明鏡却與七百甲子老禪和把
手同行同坐于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豈不慶快也
歟服藥不如忌口開鑿人天眼目發明佛祖宗猷萬
別千差之要七縱八橫之妙無出一箇無字臨機但
無揀擇大用自然現前如行空之月無不應之輝若
走盤之珠無可畱之影或舒或卷或擒或縱剔起眉
毛已是千里萬里没交涉惟大智洞明小根小器可

得而語哉

俊拔衲子要如良驥奔騰直須一日千里苟獵虛言
不耕實效縱抱天馬龍駒之質未免且困鹽車之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可不自鞭自策者哉

了智上人

毀冕裂冠披緇披褐古未嘗無枯此心如朽木視身
世如浮漚在今罕有所以道學道乃大丈夫事業非
將相之所能了智上人棄官圓頂刻苦下工志實可
尚但勇猛精進四箇字著力未專爲昏沉散亂所困
未免墮在悠悠漾漾名字坐禪甲裏只成箇長行粥

飯僧去也如今要急相應但只豎起生鐵脊梁撐開兩眼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如一團熱鐵如一堆烈燄相似則自然空勞勞地虛豁豁地何緣有一毫昏沉散亂之相可得如此五七日去忽然築著磕著也不定本色道人若不赤體親見父母未生以前本地風光只在無邊無岸生死海裏浮沉良爲可惜然雖如是直須師子翻身切忌韓獪逐塊

法海上人

法海汪洋靈源湛寂此大地衆生三世佛祖同一受

用只因迷悟二字有差有別遂有生死涅槃輪迴解脫之間要得會而歸之只消單單地猛著精采提一箇無字晝三夜三揀死揀生與之厮捱忽然一踏踏翻徹法源底則見三世如來與三界二十五有通是妙明真覺無生死可厭解脫可求菩提可得涅槃可證如日月自行江河自注乾坤自立虛空自在曾何一纖塵一毫髮之有間哉依舊行但行坐但坐瞋睡打眠著衣喫飯一切平常等閑道著一箇佛字三年澈口法海禪人與了智上座同一出處同住同叅發明大事老僧當立待汝未跨門來已與三十拄杖

示轉菴圓上人

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
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其奈鼻孔已被燈籠露柱穿
却未免轉身無路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山河大
地又喚什麼作自己自己與山河大地是一是二是
有是無到遮裏却須剔起眉毛於十二時中行來坐
去冷地自家微細揣摩披剝始得忽若翻轉手摸著
舊時鼻孔依前只在面皮上便見五祖道任運不知
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原來是浮萍

示選副寺

道在日用日用而不知所以道知是妄覺不知是無
記到遮裏且道知底是不知底是從上老凍膿與天
下行脚漢並是築破飯袋踏破艸鞋要且未見一人
透得遮重關子既透不過不若行但行坐但坐折旋
俯仰不是他人至於聞聲見色送去迎來左東右西
無適不在是則固是其奈已眼未開被一重膜子障
住未免前段葛藤盡是別人家裏事於我全無交涉
須是十二時中四威儀內無絲毫虛棄底工夫單單
提著一箇無字豎起生鐵脊梁如頂一座須彌山在
額上頭相似莫教眨眼照顧不前便見渾身粉碎且

喜一生參學事畢選副寺淳厚有素久依東叟老師
今欲換水養魚向萬丈寒淵深處插足忽若老龍奮
迅巨浪潑天切不得於乾地浸殺
趙州見南泉臨濟扣黃蘗龍潭接德嶠盡皆一踏到
底

當此末法氣運澆漓盡非一撥一揆便透根器自非
揀得性命向萬仞崖頭一撲欲空萬法根源以盡不
傳之祕未之聞也

昏沉掉舉之根起於業識顛倒之頃今欲拔而斬之
非力坐死究則不能勝矣固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

動靜體安然此亦得底人田地若是未得底人謂之
執藥成病安有海印發光時節

決欲究此一件大事當須發大勇猛奮不顧身盡此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
提起頓在七尺單前三寸蒲團之上如一座須彌山
相似兼以晝夜積以歲月無有不透底道理若只半
熱半寒似進不進欲圖速効以資話柄將恐後來打
入骨董隊裏去也

忽爾目前虛豁豁地似覺不見有此身正謂之豁達
空撥因果須是信一念子啐地斷羣地折如崖崩石

裂地陷天崩始得未曾親到遮箇田地謾說大悟十七八番也是傍若無人

本分工夫須是十二時中打成一片無絲毫間斷始得若曰進一寸退一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安得有成辦底時節是須豎起生鐵脊梁教節節相拄盡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與平生氣力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如一人與萬人敵始得稍涉遲回則被昏散二風縛作一團定矣

從上千差萬別正眼若開只是一句不消欬嗽一聲一時透畢如今有一等不唧唧漢往往多是將實法

定相衷私傳授誤了一切人墮在情識坑子裏頭出頭沒剗地到不如三家村裏田庫翁胸次中潔潔淨淨却無許多狼狼籍籍宜審思之

叅得到說得到又須行得到殊不知俱到也不是俱不到也不是將知我此宗門下事如疾飮過風雷霆霹靂無你擬議處無你湊泊處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聊聞舉著倒轉鎗頭便是黃面老漢也與一刀兩段降此已往三生六十劫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至於坐破七箇蒲團與隔江招手一宿曹溪望見剎竿便回往往將謂根有利鈍時

有先後殊不知依舊是箇日出東方夜落西雖然如是鄭州出曹門

宗仁上人

仁爲五常之宗心爲萬象之主心恕則仁自生心慈則仁自興善惡之性同一源生佛之分無二天從曠大劫至目前著衣喫飯誰不然

克俊上人

俊拔道流克明自己十二時中常默默地苟存毫髮不能除便見從前都不是等閑一踏到底忘事亦忘

宗正上人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如搗塗毒聞者俱喪又如提金剛寶劍霜飈凜然獨脫漢拈得便用拏得便擿七百甲子老禪和未免翻成窠臼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與麼說話窠臼上更添窠臼除是等閑一捏和趙州三百六十骨節一時粉碎撒在百艸頭上散爲萬別千差逗到結角羅紋處覓一微塵了不可得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一時掃蕩無餘雖然如是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宗正上人還甘麼縱饒不甘也須一捏粉

碎

守志上人

志懷高遠守亦堅牢斬佛祖劍柄要力操寒霜光燄
腥血鮮臊眼空大地無英豪關羽一勇非吾曹當機
一笑風怒號四海息波濤

妙圓首座

從上來事本乎無傳宗乎無言如大明當空無幽不
燭如太阿在手殺活臨機斷無葛藤露布口傳心授
以舛宗風以悞末學若佛若祖不得已方便垂慈失
口流落一言半句不然而然偶爾而爾莫非爲汝洗

蕩情塵破除業識並無纖毫實法與你爲知爲覺爲
解爲礙如明鏡無塵而加綵繪者哉可笑近代有一
種不正因尊宿與一類不正因弟子如學上大人丘
乙已至尙書周易一般方可稱爲明眼衲子苦也屈
哉宗門事業若如此學得佛法不到今日所謂叅須
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書

上吳丞相

竊觀吾宗向上一關明如杲日浩若太虛動靜存亡
照用機括如雷如電如風如雲及其翕也纖塵不立

及其張也彌亘大千所以生死籠罩伊不住是非明辯伊不得是謂一味平等無礙大解脫門也然而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造只貴大力量大丈夫向情識意路一切差別等見未萌以前赤骨律地一跳跳出却領現成受用然而則知昭昭鑑覺與紛紛起滅者是皆大解脫門之正體也鑑覺則覽外塵而成見起滅則逐內妄以成知此知此見直下蕩蕩地如水上葫蘆曾無住著既無住著鑑與覺起與滅塵與妄知與見生與死是與非是皆空中鳥跡就而求之曾何毫髮之有哉三世諸佛本源六代祖師心髓盡

不外乎此矣良由大地衆生失業亡家窮劫至今流而不返指親爲賊認郎作奴自己庫藏中百千珍寶棄之而他覓外求所以累他先聖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巧設方便引而誘之無他蓋欲其信道自己是佛更無別人耳昔有一僧因不自信遂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又問巖頭頭喝云是誰起滅此二尊宿所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是以活遮僧不得昨聞大丞相國公舉此公案撩撥諸山亦一時盛事也淨慈云同坑無異土強費分疎護國云在丞相分上則神通游

戲門外打之遶某亦有一語要爲遮僧一刀兩段口未開時分付了也如某者二十年前亦不自信鑽天掘地徧求佛法通宵徹旦惟被起滅昏沉交相擾擾如夙世生冤無由解脫雖時時念念提一箇無字與之厮捱終是力不能加又復多尋方冊博探古今亦卒無藥可療急一日涕流淚下痛自鞭策曰從古至今悟道無數豈我獨無夙種乎於是奮不顧身一往直前將三百六十骨節與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箇無字一提提起正如一人與萬人敵徑欲直趨中軍帳裏取將軍頭相似曠劫煩惱一時現前只得盡命

一揮忽然起滅昏沉頓忘所在身與心人與境渾然一片如銀山鐵壁行也如是坐也如是飲食起居悉皆如是偶一僧問曰你如此癡狂作甚麼對曰辦道又問曰你喚甚麼作道對曰與我說話是道又問你死了燒了又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但只茫茫轉加迷悶竟不覺歸僧堂單位下方始翻身豎起脊梁面壁而坐忽然平白如地陷一般面前豁開一亮正如雲開月朗夜闌燈明森羅萬象法法全彰般若菩提塵塵顯露回思從前醒底困底鬧底靜底起底滅底逐色隨聲底至於一切是非得失喜怒哀樂移換底

元來盡是現前受用更非他物却憶從前只欲於如
上等處盡力掃除就海棄浪良爲可笑自此虛蕩蕩
地孤迴迴地常露現前更無絲毫動相當時只不合
執定此見返爲所見所知一礙礙住每於白日虛閑
廓忘知見處中夜睡著泯無夢想時打作兩橛划地
又透不過旣透不過則生死岸頭便是樣子從上宗
門中一言半句萬別千差有意味可以嚼啄者一一
排遣得下無意味難於下口者又却吞吐不得則他
日異時何以宏宗樹教於是晝而思夜而詠行而看
坐而提如是孜孜兀兀或進或退若存若亡者又閱

十載一日在太白五鳳樓前縱步舉首見一株古柏
觸著面前向來所得和胸中凝滯盡底脫去如在萬
重荆棘叢中一跳出在白日青天之外打一轉相似
更無纖毫勾絆所是從前有見無見世出世間了不
了法一時消蕩淨盡無餘一千七百則閑家潑具當
甚盥脫丘何處更畱一絲頭知見解會健行困坐喫
飯著衣只是一箇平常無事人耳今時諸方往往不
本元由多只認目前聲色弄箇業識團子接耳交頭
商量傳受以當叅學古人一時垂慈方便將楷定規
模依樣著語批判謂之明大法自己脚根下一片田

地依舊黑洞洞不知著落殊不知從上以來正按傍提之要全生全殺之機如大車輪如大火聚拶著便轉觸著便燒那有你擬議親近處縱饒具奔波度刃底眼向三千里外提持亦未可幾其萬一豈宜以實法定相鬪釘苟合誤賺後人瞎將來眼是致佛祖正傳不傳之祕流爲世俗口耳之學實證實悟教外之旨指爲表顯門庭之說吁惜哉

王潛齋

竊謂吾釋之道從古以墜非假至尊至貴翼而扶之則或不自立是故迦文誕生兜率示現王宮至於成

道轉法輪則曰吾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爲之外護所以廣被西乾遠流東土縣縣二千餘載而未泯者實外護之賜也惟近世以來時常未運宗社澆漓雖王臣外護不減伊昔而聯芳續燄大恥先風夫圓其頂方其袍但知從事乎鄙陋猥屑殊不原夫吾道之始終道也者彌綸乎三界統御乎大千天地日月陰陽造化風雨晦明未始不一一卽此道而囊橐之虛而異爲聖爲賢爲愚爲豪爲昆蟲爲禽獸凝而分爲山爲嶽爲江爲海爲竹樹爲艸菜以至生死興亡遷流代謝是皆根於此道翕張而已矣然則道之爲道果

何物也卽義畫未著以前之易耳易之爲體果何寓也卽乾坤未位以前之理耳理之爲用果何歸也卽萬物未化以前之性耳性之爲性蕩蕩乎周行巍巍乎不動亘十世窮十虛而不見其大返一念逆一塵而不見其小以釋而言曰正法眼曰大圓覺曰毗盧印通而變之卽趙州柏樹子雲門乾屎橛德山棒臨濟喝卷而爲玄關爲金鎖舒而爲萬別爲千差以儒而言曰皇極曰中庸曰大學會而歸之卽孔氏之忠恕孟氏之浩然回也愚曾子唯著而爲詩書爲禮樂列而爲三綱爲五常由是而觀儒之與釋道之所在

固一惟其化異而制不同耳何哉是由釋之教以慈忍爲化以戒定爲制故夫人也或得玩而視之近而易之儒之教以誠明爲化以刑責爲制故夫人也崇尚之仰而畏之仰而畏則懼生焉近而易則慢生焉今夫人也果曰我慢則其逸俗絕塵清冷之士掃蹤滅跡甘與流光俱化曾何世相之有哉故曰不假王臣外護而翼扶之則或不自立果不自立則彼託形借服混淆之輩泛濫法門又安知吾懷袖中確有可崇可尙可仰可畏可懼之道也哉竊謂佛法至要本乎明心心欲洞明貴乎息見見乎

不息則邪正交錯心乎不明則真妄交馳苟息矣苟明矣真與妄俱空邪與正不立直下儻儻侗侗顛顛預預如三家村裏田舍翁無絲毫知見羅網胸襟無絲毫聲色籠罩耳目倒恁麼處依舊七顛八倒逆順縱橫左之右之無在不在始可謂之心明矣見息矣妄與邪不能干矣正與直不必顧矣更須撥轉向上關棧和底一時翻却申出三頭六臂於無湊泊處別開正眼亦未可稱爲本分叅學茲者仰荷不鄙以傾蓋一見閒示以入道因緣且謂於語默提撕不及處

可見前此正妙喜所謂爆地斷時消息也有

以見台座於脚跟下徹證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諦且當深且遠矣但又舉昔有一僧稱台座慧有餘而定不足台座亦已甚肯其說然此僧好與三十拄杖何故蓋爲不曾有本叅中事返於淨無瑕類處添一重翳膜遂誤台座直至如今剔撥不下所以語某曰我被遮一件事礙在胸中久矣以某見之何礙之有但不合當初於豁然現前時一認認著如今於泯然無知處一忘忘却是致明闇交爭是非交奪朕兆未彰以前消息截作兩段不得自由自在殊不知森羅萬象明闇色空煩惱菩提智慧解脫通貫是箇大圓覺

海欲覓一絲毫根蒂了不可得既不可得則當知教中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既無住則當會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見既不及則當思豁然現前之時此卽敲門瓦子實非堂奧中物急須颺下果能颺下亦不必起颺下之見若起此見其病愈增但只隨機應變任性逍遙或寄觀聽於金石絲竹或全用舍於禮樂詩書至於升降揖讓遊泳推敲莫不盡從此大圓覺中流出更無絲毫外來之物然後佛也心也見也息也邪與正也真與妄也不待區別曉然判於明鏡中矣

荆溪吳都運書

竊觀釋氏之道以戒定慧三學爲宗戒則律以持心定則靜以照心慧則智以明心有慧無定戒則念念在放逸徒爾事言說而不能斷輪迴脫生死有定無戒慧則念念在虛寂徒爾滯頑空而不能唱大教導羣生有戒無定慧則念念在執捉徒爾拘法度而不能一是非齊物我然而慧卽定定卽戒戒能生定定卽生慧慧也定也戒也祖乎一心心本不有戒定慧復從何得然則不有而有廣若太虛盡大千沙界艸木叢林鳥獸人畜與夫八萬四千塵勞總卽此心心

不生卽戒心不動卽定心不昧卽慧戒定慧卽此心之本具初不待習而後得也有時不有細如毫末應一切真如般若菩提解脫與夫八萬四千行願總非此心心非戒而自止心非定而自息心非慧而自通戒定慧與此心俱無形相雖時時而習之無所得也於無所得處無所不得則得本無得無得之得是爲真得其爲得也寬廓非外寂寥非內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取不可捨不可名不可狀此卽從上百千佛祖以器傳器以鏡照鏡一段奇特因緣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是故達磨大師自西天竺國而來

始見梁朝武帝問聖義諦中以何爲第一達磨奏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奏云不識此卽達磨爲武帝直指此心以有言示無言也帝不契達磨遂折葦渡江徑歸少室峯下面壁屹然而坐此又爲盡大地衆生直指此心以無言示有言也歷九載星霜無人領旨惟神光可大師斷一臂禮三拜叉手而立默爾全身擔荷於形名未兆之先是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此毒流東土接響承虛可傳燦燦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卽賣柴漢是謂六祖祖下分二傳一曰南嶽讓二曰青原思惟讓接機敏

利雷轟電馳散枝派於四方星分碁布源源不絕卽南嶽福巖山是其唱道之地慨夫時移道喪至今幾五七百載而漸至乎絕滅無聞矣雖吾浙金盛之地所在叢林尤多汙雜求其深明此道步步踏實者未之有也信有此道時時步移者亦鮮矣道旣不明又不信矣欲望吾佛祖之教復興於此其可得乎粗有志於叅學流通之士對此得不爲之痛心太息者哉如某者自幼削髮因篤信此道而游方始造淨慈天目之室提狗子無佛性話心心相承念念相續者三載晝以繼夜夜以達旦是必欲剖此念破此心以見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忽一日於著力不到處此念此心未萌處泮若水消豁然迴露如太虛之朗月獨耀于中宵當是時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內不見有自己外不見有山河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惟一清淨無依無欲大解脫境界卽前所謂無得之得是爲真得其戒定慧亦無處容受戒定慧旣無處容受則一切逆順是非好惡長短如太虛之雲於我何有哉爾後卽以此扣之靈隱石田叅之天童癡絕證之徑山無準泊笑翁大猷北磻石溪莫不盡踰其門而審之然而所見亦各有淺深所用亦各有高下

若夫從上佛祖千差萬別隱顯機緣是皆紅爐上一點雪仰惟都運詔使國史實文荆溪侍郎道學正統得伊周孔孟之正傳廉明仁愛教士養民當世一人耳某宿何厚幸獲遭際於此時實千載一遇也龍興之寵擢道林之改遷眷顧異常實出過外之望四絕堂上獲聆無極之論侍郎謂無極乃此箇道理無窮極也又謂孔孟之說如是伊洛之說又如斯晦菴象山之說又如斯是以見此箇道理無窮極也然而理既無極事亦無極事本無名因理而得理本無形因事而顯始自天開地闢至於三皇五帝歷代君臣一

治一亂一興一亡是事之無極也事不自立因理而顯理卽心也天地萬物生我心內治亂興亡自此心中流出故曰事本無名因理而得心卽理也卽天地萬物四時代謝治亂興亡以見此心是理之無極也故曰理本無形因事而顯事卽理也理卽事也事與理融是爲極也極之爲極浩浩蕩蕩杳杳冥冥不可窮不可盡是爲無極無極之極是爲太極太極乃中也中也者卽天地萬物喜怒哀樂未具以前清虛之至理也然此清虛之理含藏天地萬物與夫喜怒哀樂是謂中也其爲中也圓同太虛非欠非餘能平高

下不墮有無卽吾佛氏所謂正法眼藏孟氏所謂浩然之氣孔氏所謂一貫之道以是融會儒之與釋雖門戶不同道之所在只一也

佛祖讚

出山相

六年饑餓半夜癡狂貧兒拾得錫赤脚走忙忙

觀音

鰲翔海運地迴天空一瓶淨水五濁惡風安得衆生界具證圓通

其二

以耳返觀夜濤傳別谷之聲以眼返聽甘露散垂楊之碧所返旣忘觀聽亦寂夫是之謂救苦慈悲願力

魚籃婦

行步輕盈梳裝濟楚示大慈悲救衆生苦智眼堪憐盡不明只道籃中賣錦鱗

其二

籃裏清風手頭生活要將魚目換明珠豈是慈悲菩薩有智慧人不消一劄

馬郎婦

謾說教人學誦經

甚分明金沙影裏無窮

數散作一灘流水聲

維摩

疋羸面孔蹊蹺肚腸憂愁苦腦詐病在床說離生死
妙法一默無雙

達磨

九年壁觀顯家風半是真誠半脫空一葦不知何處
在長江依舊水流東

布袋

一笑生春風雙瞳湛秋水日月拄杖頭乾坤布袋裏
彌勒忽然下生何處尋你

臨濟

眼生三角頭峭五嶽三遭瞎棒折驢腰一喝當空星
斗落錯

朝陽

穴鼻針無縫襖一綫紅日頭聯得似恰好

其二

離離披披破骨董補一孔了又一孔三竿紅日透離
邊看來何止七斤重

自讚

德富藏主請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佩小釋迦懸記身穿

御賜

衣黃人言有德可富自羞伎倆尋常蕭蕭兩鬢風霜

昭如長老請

海印發光昭然如日曾對大元聖主默說不二法門
默而說說而默中興大仰叢林天下第一法窟見者
是誰石頭古佛

智坦西堂請

大智洞明大道坦平生鐵面具不近人情雲峯日朗
雪谷雷鳴激起臊腮焦尾同躍天庭

原妙侍者請

高峯

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
原妙侍者

嘯巖居士請

入錢塘北關祖師會

湖山影裏水月光中似我非我朦朦朧朧兩眼平生
四海空

如初禪人請

半身

身披 御賜衣名在江湖上對面忽相呈全全不似
像雪白眉毛領下生仔細看來何止長一丈也是起
模畫樣

覺圓居士請

妙覺圓明離諸聞見纔涉安排雲遮日面若言卽此
是山僧三尺竹篋如掣電好好看方便

雪巖語錄下

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
雪巖語錄卷下計字三萬三百八十

該銀

弘光元年歲在乙酉春王月般若堂識



居士蕭瑞生

伍兩

郭用岌玖兩

盧聚清壹兩

弟子觀初

貳拾兩

石春捌兩

六平叁兩

悟融伍兩

本鑑壹兩

淨目伍兩

石藏壹兩

非住貳兩

續焰貳兩

古田壹兩

慈璽伍錢

浪石叁錢

慧盈陸錢

智修叁錢

有空叁錢

玄珠叁錢

恒泰壹兩

慈客陸錢

德惺陸錢

智燈叁錢

已上銀兩助刻

翠巖老和尚全錄拾卷流通願人人開正法眼續佛

心燈者

七十九